

國學叢刊

# 晚宋民族詩研究

陳灼如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蘇子如

PDG





# 目次

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 | 緒論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0 | 二 文天祥              | 三  |
| ✓ | 三 謝翱               | 六五 |
| 0 | 四 汪元量              | 二五 |
| 0 | 五 謝枋得              | 三五 |
| ✓ | 六 鄭思肖              | 三九 |
| ✓ | 七 林景熙              | 四五 |
| 八 | 八 真山民              | 六一 |
| 九 | 九 附錄——許月卿 方鳳 龔開 梁棟 | 六五 |
| 0 | 十 民族詩在宋詩壇上之地位      | 七一 |



## 二 文天祥

✓ 文天祥字履善，號文山。江西廬陵人。舉進士第一，官至右丞相。以往元軍行成，遂爲所留，被脅至真州，旋又遁歸。募兵抗元，戰敗被執，囚於燕京四年，不屈，死於柴市。詩有文山集行世。

彼一生骨鯁忠信，豪邁有勁節，實爲南宋亡國殉難最烈之一人。文山集自序中曾自道其志行：

『……又念未死以前，無非報國之日……天時不齊，人事好乖，一夫頓困不足道，而國事不競，哀哉！』

嗣後一心一德，以規復宋室爲其畢生事業，故心中只有國家之念，而無室家之戀，此種精忠報國之心，實爲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。

其偉大精神之養成，雖於國運之衰微不爲無關，然當以受其母教之感化者爲大，如邳州哭母小祥詩云：

『我有母聖善，鸞飛星一週，去年哭海上，今年哭邳州。遙想仲季間，木主巾筵几，我躬已不閱，祀事付文子。』

使我早淪落，如此終天何！及今畢親喪，于分亦已多！母嘗教我忠，我不違母志！及泉會相見，鬼神共歡喜。』  
纏綿悱惻，情至之文，從『母嘗教我忠，我不違母志』兩句中，最足以看出其民族思想之淵源。

此種民族思想之淵源，正與顧亭林之母訓導其子同一情形。當明社傾覆，清兵南下，亭林糾合同志起義，守吳江，然事終不成，亭林之母乃謂亭林曰：

『……我雖婦人，身受國恩，與國俱亡，義也。汝無爲異國臣子，無負世世國恩，無忘先祖遺訓，則我可瞑目於地下！』  
亭林文集先妣王碩人行狀

乃絕粒十五日而死。如此悲壯慘怛之母教，刺激其心懷，策勵其志氣，其不臣清室，南北奔走，以圖所謀，雖懷抱未遂，其一生之志行事業，已可卓犖千古，傳之不朽矣！文山亭林均能成爲一代之忠臣義士者，由於承受偉大之母教故也。

宋室自南渡以後，偏安之局略定，而滿朝荆棘，依然有雕斫之象，文祥日擊心傷，感於內而發諸吟咏：

『有妻有妻出糟糠，白少結髮不下堂。亂離中道逢虎狼，鳳飛翩跹失其凰。將雛二三去何方？何處國破家又亡！不忍舍君羅襦裳，天長地久遠茫茫。牛女夜夜遙相望，嗚呼！一歌兮歌正長，悲風北來起彷徨！』

『有妹有妹家流離，良人去後攜諸兒。北風吹沙塞草萎，窮援慘淡將安歸？去年哭母南海湄，三男一女同歡歡。惟汝不在割我肌，汝家零落母不知。母知豈有腹目時？嗚呼！再歌兮歌孔悲，鵲鴿在原我何爲！』

『我生我生何不辰，孤根不識桃李春。天寒日短空愁人，北風吹隨鐵馬塵。初憐骨肉鍾奇禍，如今骨肉更憐我。汝在空能嬰我懷，我死誰當收我骸！人生百年何醜好，黃粱得喪俱草草。嗚呼！六歌兮勿復道，出門一』

笑天地老！  
《亂離歌六首錄三首》

妻子流離，姊妹分散，已又爲國事奔走，生命寄於鋒鏑，亡國之民，誠不如無生矣！誦其『何處國破家又亡，不忍舍君羅襦裳』之句，悲憤填膺，不覺淚下！

其描寫亡國之痛者，可分爲兩類：一爲抵抗時期之作，二爲獄中之作。

一 抵抗時期之作

在此期內之作品，大抵都爲奉使、脫離、規復、記事之詩；或緬懷舊事；或哀感今朝；或寓意隱微；或詞旨淒厲，均是使吾人玩味無窮。例如：

『青山重回首，風雨暗啼猿。楊柳溪頭釣，梅花石上尊。故人無復見，烈士尚誰言！長有歸來夢，衣冠滿故園！』

《別里中諸友》

此爲離別故鄉之作，意志堅決，不期生還，在『故人無復見，烈士尚誰言』二句，已可窺見其志向矣。

當離故鄉以後，即實行其救國計劃，於是流離播越，奔走四方，枵腹惶惶，歲無寧日！每當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，不免觸景生情，借他人之杯酒，澆自己之壘塊！故此抵抗時期之作，情致最濃厚，最爲吾人所愛誦，不妨多舉幾首如次：

『草舍離宮轉夕暉，孤雲飄泊復何依！山河風景元無異，城郭人民半已非！滿地蘆花和我老，舊家燕子傍

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，化作啼鵲帶血歸！

『萬里金甌失壯圖，衰衣顛倒落泥塗。空留杜宇聲中血，半脫驪龍頷下鬚。老去秋風吹我惡，夢回寒月照人孤。千年成敗俱塵土，消得人間說丈夫！』

金陵驛

『金陵古會府，南渡舊陪京。山勢猶盤礴，江流已變更。健兒徒幽國，新鬼哭臺城。一片清溪月，偏於客有情！』

建康

『樓臺俯舟楫，城郭滿干戈。故吏歸心少，遺民出涕多。鳩居無鵲在，魚網有鴻過。遂使睢陽志，安危今若何！』

平江府

『山川如識我，故舊更無人。俯仰干戈跡，往來車馬塵。英雄遺算晚，天地暗愁新。北首燕山路，淒涼夜向晨！』

真州驛

『北征垂半年，依依只南土。今辰渡淮河，始覺非故宇。故鄉已無家，三年一羈旅。龍朔在何方？乃我妻子所。昔也無奈何，忽已置念慮。今行日云近，使我淚如雨！我爲網常謀，有身不得顧。妻兮莫望夫，子兮莫望父。天長與地久，此恨極千古！來生業緣在，骨肉當如故。』

過淮

『平原太守顏真卿，長安天子不知名。一朝漁陽動鼙鼓，大河以北無堅城。公家兄弟奮戈起，一十七郡連夏盟。賊聞失色分兵還，不敢長驅入咸京。明皇天子得西狩，由是靈武起義兵。唐家再造李郭力，若論牽制』

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，心歸朝廷氣不懾。崎嶇坎坷不得志，出入四朝老忠節。當年幸脫安祿山，白首竟陷李希烈。希烈安能遽殺公，宰相盧杞欺日月。亂臣賊子歸何處，茫茫烟草中原土。公死於今六百年，忠精嚇雷當天！『過平原』

以上六首描寫亡國之恨，最爲沈痛。此種愛國精神，確爲詩人由內心之熱情所迸發而出之呼聲，足以代表當時一般人民之心理。吳之振宋詩鈔云：

『嗚呼！去今幾五百年，讀其詩其面如生，其事如在眼者，此豈求之聲調字句間哉！』

寥寥數語，允爲的評。過平原作詩中云：『……亂臣賊子歸何處，茫茫烟草中原土。公死於今六百年，忠精嚇雷當天！』慨然以顏杲卿自方，忠貞之氣溢於言表。柴市赴義，已於此詩覩其先幾。過淮詩中有云：『……我爲綱常謀，有身不得顧。妻兮莫望夫，子兮莫望父。天長與地久，此恨極千古！……』亡國之恨，果極千古。亡國之詩，亦足以極千古矣！天祥之詩之生命在此，天祥之偉大精神亦在此。

## 二 獄中之作

此時之作品，皆在獄中所作。身系囹圄，失所自由，言行思想，處處受束縛，天地間至慘痛之事，莫過於此。昔李後主歸宋後與舊宮人書云：『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淚洗面！』此時文天祥之心境，何異於當年之李後主？所不同者，文天祥百折不撓，始終如一，而與惡勢力相奮鬥耳。其於先朝之權臣庸主，尤爲疾首詩如：

『甘心賣國罪滔天，酒後猖狂詐作顛！把酒逢迎會虜笑，從頭罵坐數時賢！』

『落得稱呼浪子劉，樽前百媚佞旃裘。當年鮑老不如此，留遠亭前犬也羞！』留遠亭

『先帝弓劍遠，永懷侍芳茵。今朝漢社稷，爲說涕霑巾！』理宗度宗

『蒼生倚大臣，北風破南極。開邊一何多，至今難塞責！』誤國權臣

此三首詩，豈非明白指斥當時之君臣乎？其氣矜之隆，並世所罕！其於誤國權臣一詩，下復自註明：

『似道喪邦之政，不一而足，其禍虜使，開邊，則兵連禍結之始也，哀哉！』

晚宋政治之腐化，以致亡國滅種，卽其果而溯其因，剖析毫芒，使當時政府聞之，必當爲之悚然而慚，翻然而悔，宜如何改過而自新，遷善而圖強，無如亡國之君，愚而自用，沈迷不悟，卒召覆滅之禍！左傳曰：『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！』昔聞其言，今見其人，嗚呼！既往不諫，來者可追，今之秉國鈞者，其鑒諸！

以下列舉其在獄中所作之自敘詩：

『書生曾擁碧油幢，恥與羣兒共豎降！漢節幾回登快閣，楚囚今度過澄江！丹心不改君臣誼，清淚難忘父母邦！莫訝鄉人知我瘦，經旬絕粒坐蓬窗！』奉和

『功業飄零五丈原，如今局促傍誰轡！低眉北去，明妃淚，啼血南飛！望帝魂，骨肉凋殘，惟我在，形容變盡，只聲存！江流千古英雄恨，蘭作行舟柳作樊！』和中齋韻

「石郎草草割山川，一落人手三百年！八州風雨暗連天，三皇五帝如飛煙。人人野祭伊水邊，春秋斷爛不復傳！白頭潦倒今魯連，夜深危坐日晏眠！」有感

「誰知眞患難，悟此大光明。雲散天仍在，風休水自清。功名幾滅性，忠孝太勞生！此意如能會，神仙亦可成！」

遇異人指示作五言八句

「門掩千山黑，孤燈伴不眠。故鄉在何處？今夕是窮年！住世眞無係，爲囚已自然！勞勞空歲月，得死似登仙！」

除夕

「禁門三五金吾夜，回首青春忽二毛！池上昔陪王母宴，斗中今直貴人牢！風生江海龍遊遠，月滿關山鶴

唳高。夢到鈞天燈火闌，依然彩筆照宮袍。」注元懷遠

「苦海週遭斷去帆，東風吹淚向天南。龍蛇澤裏清明五，燕雀籠中寒食三。撲面風沙驚我在，滿襟霜露痛

誰堪！何當歸看先人墓，千古不爲丘首慚！」寒食

孟子曰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又曰：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

天祥以氣節自持，以道義自任，誦其詩，想見其爲人，所謂「丹心不改君臣誼，清淚難忘父母邦」之句，大義凜然，

氣壯山河！寸衷之所執，萬夫非之而不可動，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，誠可謂大丈夫也已！民族英雄也已！

其所以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赴湯蹈火，死而無怨者，爲民族爭光也，爲民族奮鬥也！國亡偕亡，讀其家書，最易

明白，其家書云：

『收柳女信，痛割腸胃。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，但今日事到這裏，於義當死，乃是命也！奈何！奈何！途中有三詩，今錄之，言至於此，淚下如雨！一讀此三詩，便知老兄悲痛真切之情，事至於此，爲之奈何！兄事祇待二哥至，造物自有安排。可將此詩呈嫂氏，歸之天命！仍語親妝，不付周旋，毋怨母，毋怨徐嬪以下，皆可道達我此意。當此天翻地亂，人人流落，天數奈何奈何！一可令柳女環女好作人，爹爹管不得，淚下哽咽哽咽！一此詩本仍可納之二哥。兄天祥家書，達五賢妹。』

情文並茂，悽婉欲絕，當爲獄中手書。天祥書牘遺留至今者甚少，惟此篇巍然獨存，爲魯靈光！由此可知其殉國，純爲『於義當死，乃是命也』之見，一篇之中，三復斯言，益可知其中心思想矣。鐵網珊瑚張素跋此篇云：

『……先賢尺牘，人尙皆藏之，矧信公之精忠偉烈，震耀古今，翰墨光芒，垂示臣子者乎！不惟王氏寶之，百世而下，固夫人之所同寶也。』

此外復有贈炙人口之正氣歌一篇，謂爲天祥之遺囑可也。今先舉其自序於下：

『余囚北庭，坐一土室，空廣八尺，深可四尋，單扉低小，白間短窄，汗下而幽暗。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；雨潦四集，浮動床几；時則爲水氣；塗泥半朝，蒸滲歷瀾，時則爲土氣；乍晴暴熱，風道四塞，時則爲日氣；磨陰薪燭，助長炎虐，時則爲火氣；倉廩寄頽，陳陳逼人，時則爲米氣；駢肩雜遝，腥臊汗垢，時則爲人氣；或圍溷浮屍，或腐

鼠難出，時則爲穢氣。疊是數氣，當者鮮不爲厲。而余以孱弱，俯仰其間，于茲二年矣。是殆有養致然，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！孟子曰：「我善養我浩然之氣。」彼氣有七，我氣有一，以一敵七，吾何患焉！況浩然者，乃天地之正氣也，作正氣歌一首。

以輕淡之筆，描淒怨之境，敘述獄中生活，有聲有色，作獄中記讀可也。請君試思北庭中之幽暗狹小，有水氣，有土氣，有日氣，有火氣，有米氣，有人氣，有穢氣，種種惡氣，腐集於囚犯之週身，身當其境者，有不黯黯銷魂傷心淚下者乎？惟天祥非但無沮喪之態，更能從此中悟出天地間之至理，蓋有養致然，於是復慷慨悲歌：

『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。下則爲河嶽，上則爲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，在秦張良椎，在漢蘇武節，爲嚴將軍頭，爲嵇侍中血，爲張睢陽齒，爲顏常山舌，或爲遼東帽，清操厲冰雪，或爲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，或爲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，或爲擊賊笏，逆豎頭破裂，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，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繫命，道義爲之根。嗟予遘陽九，隸也實不力，楚囚纓其冠，傳車送窮北，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，陰房闔鬼火，春院闔天黑，牛驥同一皁，鷄栖鳳凰食，一朝蒙霧露，分作溝中瘠，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，哀哉沮洳場，爲我安樂國，豈有他謬巧，陰陽不能賊，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，悠悠我心憂，蒼天曷有極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宿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！』正氣歌

其辭采之壯烈，情意之纏綿，一字一淚，不忍卒讀！人間正氣，天地中聲，可以泣鬼神，開金石矣！

後人對天祥詩之批評，茲舉二家之說，以見一斑：

一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云：『宋南渡後，文體破碎，詩體卑弱，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。至晦菴諸子，始欲一變時習，模仿古作，故有神頭鬼面之論。時人漸染既久，莫之或改。及文天祥留意杜詩，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，觀指南前後錄，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，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。』

二 紀昀四庫總目提要云：『天祥平生大節，照耀今古，而著作亦極宏贍，如長江大河，浩瀚無際，其廷試對策，及上理宗諸書，持論剴直，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。』

至天祥就義時之情形，宋史中頗有詳明之記載：

『……上召入，諭之曰：「汝何願？」天祥對曰：「天祥受宋恩爲宰相，安事二姓？願賜之一死足矣！」……天祥臨刑，殊從容，謂吏卒曰：「吾事畢矣！」南嚮拜而死。數日，其妻歐陽氏收其屍，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帶中有贊曰：「孔曰：成仁，孟曰：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！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……』

宋史卷四一八本傳

天祥之殺身成仁，視死如歸，誠爲古今中外之歷史上所罕見，吾人讀此一段文字，百世之下，有能想見先生之風神者，猶足以感發而奮興也！

天祥死後，其墓下有王炎午者，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，勵以必死，尤世所稱其忠烈之氣，直可與天地間之風雷日星相煥發，文長數千餘言，茲不具錄。同時黃誠性挽文丞相云：

『三百餘年樂育恩，晚從科目得斯人。崎嶇留海期年國，零落毚毛萬死身。諸葛未亡猶有漢，包胥欲泣更無秦。挑燈抗慷慨歌梁父，鬢髮蕭森懷鬼神！』

明豫章胡儼閱文山集漫述亦云：

『誓死成仁永不忘，勤王發憤更鷹揚。虞淵日落山河慘，吳苑春歸草木長。萬里鵠囚拋骨肉，百年忠義見文章。可憐有客王炎午，生祭臨風淚幾行！』

詩曰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』讀二氏詩，有同慨矣！

